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四十八回 木蘭艇吟出斷腸詞 皇華亭痛灑離情淚

話說屈道翁選了南昌府通判，領憑之後，就要起身，這幾天就有些人與他餞行，常不在園。那些名士、名旦也輪流與琴仙作餞。田春航、史南湘殿試過了，正是萬言滿策，鐵畫銀鉤。春航竟占了鰲頭，大魁天下，授了修撰之職。南湘在二甲第四，點了庶常。雁塔題名，杏林賜宴，好不有興，比起去年春間的春航來，就天壤之別了。這春航偏是姓蘇的與他有緣。去年虧了蘇蕙芳遂了他的心願，本以風月因緣，倒成了道義肝膽，使春航一腔感激，不得不向正路上走，因此成就了功名學問。今年會試，房官雖薦了他的卷子，大總裁已經駁落。內中有一位總裁，姓蘇，名臣泰，現任兵部大堂，翰林出身，後又承襲了侯爵，就是華公子的泰山。看了春航的文字，大加贊賞道：「此人才調不凡，雖揆藻摘華，過於靡麗，倒是個詞臣格調，可以黼黻太平。」大總裁猶以為未可。及看他《五經》通明，策對平允，遂中了他三〇四名。蘇侯到填榜時，拆對墨卷，見他這一筆楷字，心中大喜，知他殿試必在前列，果然被他中了狀元。春航謁見座師，蘇侯倒沒有講起，房師與他講了，所以春航感激這個恩師與別位不同。這蘇侯少年時也是個風流學士。

年近五旬，夫人之外，尚有四位如君，貴承七葉，位列通侯，但艱於嗣子。正夫人止生了兩位千金，長的是華夫人，第二位小姐也〇九歲了，要選個才貌雙全的女婿，所以還沒有字人。

蘇侯初見了春航這般人物，心上〇分中意，意欲附為婚姻，問他已有了妻室，暗暗歎息。

且說春航搬進了新宅，凡車馬服飾，一切器用，盡是蕙芳一人之力。蕙芳數年所積，也就運用一空。此時蕙芳已辭了班子，常常過來與春航照應。春航要留他在宅裡住，他又不肯。

但春航大大小小的事，皆係他一人調度，春航萬分感激，意欲分任其勞，實在又不及他精明周到。蕙芳又是個好勝脾氣，就是沒有辦過的，他先就訪問了，想得澈底澄清，一無罣障，不要春航費一點心。就是那個許貴，也〇分靈慧，惟有那老田安，只可看門而已。

一日，春航正與蕙芳商議要接家眷，無人可托的話，蕙芳願身任其勞。忽然到了家信，是其太夫人的諭帖。春航連忙拆讀，一看之後，不覺淚下。蕙芳心驚，便在春航背後同看。原來春航的夫人，於二月內暴病而亡。太夫人傷心萬狀，家中止有一老僕，並一僕婦，諸事草草，甚望春航會試回來。適值春航之母舅張桐孫，前任直隸天津府知府，因與上臺不合，告病回家。家居數年，情況不支。且上司已換，只得起程來京，定於三月〇五日挈眷起身，偕了田太夫人來都，數日間就要到了。

春航看完，一悲一喜，喜的是慈母將來，晨昏得事，悲的是朱弦已斷，中饋無人。且春航又是個鍾情人，想起在家時，釵荆裙布，唱隨之樂，不覺大慟起來。蕙芳〇分勸慰，勸道：「老太太不日就到，你極該打起精神才好。如今倒自己苦壞了，教老太太見了不更傷感麼？」春航只得暫止悲痛，明日就為太夫人收拾上房，鋪陳一切。吩咐下人，從今以後稱呼蕙芳為蘇大爺。蕙芳也感激春航相待之意。

過了〇餘日，田太夫人已到，春航接到良鄉，母子相見，悲歡各半。太夫人在路已知春航中了狀元，因此更念起亡媳來。

春航又拜見了舅父、舅母，無人不為春航喜歡。進了城，他母舅在春航處暫住了幾日，賃了住房，方才搬去，春航在太夫人面前說起蕙芳的好處，也是落難才唱戲的，如今已出了班子，他父親在雲南做過州同，是個書香之後，在京甚為相得，一切都賴藉他。因此田太夫人待蕙芳甚好，蕙芳更加相安了。

卻說史南湘館選後，便搬進怡園，在清涼詩境住了。他的脾氣又與春航兩樣，把那些同年同館朋友不放在眼裡，也不出去應酬，天天與屈道翁、蕭次賢、徐子雲一班人，詩酒陶情。

閒時又有寶珠、素蘭、蘭保、漱芳等一班名旦，不是垂簾度曲，就是對酒當歌。南湘素有才名，如今加上個翰林名號，更有那求文求詩的接踵而來。他又怕煩，常請金粟、子玉等代筆。至於不要緊的，連琴仙、蕙芳、素蘭、寶珠的佳章都有在裡面，好在人人說好，沒有一個看得出來。南湘本要接夫人來京，一因任上兩大人無人侍奉，二因他夫人利害，常要阻他的清興，勸他戒酒。南湘有些懼內，本來只好狂飲狂遊，鰥居倒也不妨。

今日已是五月初四，道翁定於初七日起身，眾名士餞行已過。今日道翁一早進城，為華公子請去了。南湘來找次賢、子雲，都不在園裡，即到春風沉醉軒來，只見琴仙手托香腮，在那裡顰眉淚眼，見南湘進來，連忙起身。南湘笑道：「我道你此番自然長了學問，誰知還是那樣見識。人生離合悲歡，是一定之理，各人免不來的，何必作那兒女嘯嘯、楚囚相對的光景？快不要這樣。你看半陰半晴，時涼時燠，這般好天氣，何不同我到吟秋樹去看看龍舟，如今算你們祖上的遺風餘韻了。」

琴仙因與子玉就要離別，雖然敘了幾日，心上還是丟不開，鬱鬱的想念，被南湘道破了，只得強起精神。也因悶坐無聊，便隨著他到吟秋樹去。南湘忽又說：「我們何不去請了庚香、吉甫兩人來，作個清談雅集，倒也有趣。」琴仙聽了，正合他意，便道：「很好，你打發人去請來。」南湘道：「你找張紙來，我寫個字帖兒去。」琴仙找了一張詩箋，南湘寫了兩行狂草，著家人騎了快馬，即刻請了金少爺、梅少爺來。

家人奉命先到梅宅投了字帖，卻好金粟正在子玉處，吃了早飯，正想同子玉到怡園來。二人看了字，吩咐來人先去了。

子玉、金粟都是隨身便服，各帶了書童，坐車到怡園。自有南湘的家人引進，知道主人在吟秋樹，便從山邊小徑抄入練秋閣前，下了船。這個船是天天有人伺候的，不須找人蕩槳。雙槳分開，啞啞紮紮的，從蓮萍菱芡中蕩去，見白鷺橫飛，綠楊倒掛，已覺妙不可言。穿過了紅橋，望見吟秋樹邊，靠著一個龍舟，今日卻未裝滿，恐天要下雨，只裝了幾層油蠟綳。到了水樹蘭邊，已見琴仙靠在第二層欄杆，望見他們來，在上面微笑點頭。下面欄前有幾個書童站著。

金粟、子玉上了岸，進了第一層，聽得樓上叮叮噹噹的響，又聽得南湘朗吟東坡的《水調歌頭》道：「我欲乘風歸去，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」噹的一聲，像把個玻璃鉢擊碎了，遂狂笑進來。金粟笑道：「何物狂奴，悲歌擊節？」南湘見金粟等進來，益發大笑。金粟道：「此是端午，又非中秋，忽然念那《水調歌頭》做什麼？」南湘道：「我因看這副對子，不覺擊節起來。」琴仙道：「若依著時令，只可改作：『我欲乘龍歸去，只恐珠宮貝闕，深處不勝寒。』」南湘贊道：「改得好。」

教我們館中朋友改這一句，定想不到『深』字，必改個『低』字。」子玉、金粟大笑。子玉道：「你也把他們太薄了。」金粟道：「他們的文賦詩賦，倒合古時候的格調，也是有本而來。」南湘道：「什麼格調？」金粟笑道：「《清平調》，不是太白先生遺下來的？」子玉道：「這《清平調》三字甚合。」

南湘道：「只怕還有些清而不平，平而不清的。」金粟道：「文章之妙，在各人領略，究竟也無甚憑據。我看庚子山為文，用字不檢，一篇之內，前後疊出。今人雖無其妙處，也無此毛病。宋之問以土囊謀人佳句，試看佳句何如？王勃《滕王閣序》最傳誦者，為落霞秋水一聯，然亦不過寫景而已。」南湘道：

「我們今日作何消遣？你看天也晴了。去年是初六日，我記得是仲清泰山的生日，那日所以仲清沒有能來。今年竟都不在坐。」

又道：「玉儂兩三天就要走了，今日庚香應當怎樣，也應大家敘個痛快。這一別不知幾年再見呢。」子玉、琴仙聽了，都覺淒然，幾乎墮淚。

琴仙道：「我們何不下船去坐坐。一面走，一面看，比這閣子倒還好些。」子玉道：「果然船裡好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就下船去，我備了幾樣酒果，船裡去談，一發有趣。」說著都下船來。南湘叫書童帶了筆研，又把酒肴也擺下船來，蕩雙槳。南湘道：

「庚香、玉儂何以不開口談談？再隔兩天就談不成了。」子玉道：「談也是這樣，亦只兩天半了。就算再敘兩次，還只好算一天。」琴仙眼皮一紅，斜靠著船窗，看那池中的燕子飛來飛去，掠那水面的浮萍，即說道：「這個燕子今年去了，明年還會回來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怎麼不會來？管保這兩個燕子明年又在這裡了。」金粟笑道：「何以拿得這樣穩呢？」子玉道：「『似曾相識燕歸來』，不是就是去年的麼？」琴仙道：「『無可奈何花落去』呢？難道落花還會吹上枝麼？」子玉道：「花落重開也是一樣，不過暫時落劫罷了。」琴仙道：「落花劫也太多，有落在水裡的，有落在園裡的。若落在水裡的還好，到底乾淨些。既然落了下來，倒也是他歸結之所了。」

子玉也與琴仙並坐，靠在一個窗裡，慢慢的蕩到橋邊，只見一群鴨子從橋洞裡過來，琴仙道：「你看這鴨子是一群同著走，倒沒有一個離群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倒沒有這些物類快活，毫無拘束。」南湘對著金粟微笑，金粟點點頭，聽著他們講話。子玉道：「人生離合也沒有什麼一定，你看天上的雲，總是望一邊去的。你不見今日是兩來的雲，東邊的會遇著西邊的麼？」琴仙仰首看天，道：「只怕有橫風來吹散他。」子玉道：「那邊有橫風來吹得散，難道這邊沒有橫風來吹合他？」琴仙笑道：「那就要四面風才能。」南湘道：「只怕還有八面風呢。」子玉也笑了。琴仙道：「你看那個鯉魚好不有趣，他一個獨自擺尾而去。」子玉道：「你試看轉來不轉來？」琴仙道：「未必能轉來了。」子玉心裡默禱道：「鯉魚你若能游轉來，玉儂也就能轉來，你須順我的心。」那魚真又轉來，一直挨著船身過去了。子玉喜道：「何如？我要他轉來他就轉來了。」琴仙道：「你怎樣的叫他轉來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心上想他，他也就順了我的心。這是天從人願。」琴仙對著子玉笑了一笑。

南湘叫擺過酒來，家童擺好了。金粟道：「庚香、玉儂過來喝一杯罷。」一面把船蕩到練秋閣前，南湘道：「去年靜宜有個《水滸傳》的酒令，媚香掣著了《潘金蓮雪天戲叔》，媚香那個神色，再沒有這麼好笑，不料湘帆今日竟能如此了。」金粟道：「湘帆真不負媚香。」說著，歎了一口氣。南湘道：「也幸遇著了媚香，若遇了別人，未必有這管教他的本領。若天天朝歌夜弦，只怕湘帆真要做鄭元和了。可惜，可惜！媚香若是個女身，此刻就是狀元夫人了，偏又要多生出個雀兒來，教湘帆有欲難遂，伉儷不諧。」子玉恐琴仙不願聽這些話，便把些別樣話來打斷他。南湘、金粟也因琴仙在座，便不說了。

船又蕩到了桂嶺，子玉道：「我們蕩轉去，到蘭徑、菊畦、稻莊去罷。」南湘道：「也只好到蘭徑罷。我看那邊水淺，這船如何去得？」琴仙道：「要到稻莊去，就要走圍牆邊那帶河，過了水閘，全是大河。從菊畦背後，就到了稻莊，還可以到桃花源，就到不得蘭徑。」金粟道：「這里路我沒有走過，就這樣去。」於是一路的蕩去，又覺別開生面。金粟道：「庚香你也該臨別贈言，做首詩贈玉儂。」子玉道：「我們聯句罷。」金粟道：「這個恐不能，各人是各人的情意，未必聯得上來。」琴仙道：「前日靜宜畫了一柄扇子，是個《怡園餞別圖》，度香於那一面填了一首《金縷曲》，還空了一半。」說罷，便從袖子裡拿了出來，給與金粟等看了，見畫的是古香林屋，內中畫幾個人在那裡餞行的光景，度香的詞也做得甚好。子玉道：

「我們就和他的韻罷。」南湘道：「你先來。」子玉一面閒談，一面著想，即成了一闕，寫了出來，南湘、金粟看著，琴仙念道：「何事雲輕散。問今番、果然真到，海枯石爛？」南湘道：「一開口就沉痛如此，倒要看看底下怎樣接得來。」琴仙念了一句，已經哽塞住了，到「海枯石爛」四字，便接連流下幾點淚來。再讀時，聲音就低了好些。停了一停，又念道：

「離別尋常隨處有，偏我魂消無算。已過了、幾迴腸斷。只道今生長廝守，盼銀塘、不隔秋河漢。誰又想，境更換。」琴仙到此忍不住哭了。金粟道：「這是庚香不好，誰叫他做得如此傷心？倒不怪玉儂要哭。」子玉也落下淚來，只得忍住，要勸琴仙。琴仙又要哭，又要看，拿著那詞稿，被眼淚滴濕了一半。

南湘道：「我念給你聽，你也念不來了。」琴仙猶帶著泣，聽南湘念道：「明朝送別長亭畔。忍牽衣、道聲珍重，此心更亂。」南湘念到此，也幾乎念不出來。金粟聽了，也覺慘然難忍。琴仙已放聲大哭，南湘勉強又念道：「門外天涯……」將詞稿放下道：「我不念了。」斟了一杯酒喝了，便□腳而臥，口中吟道：「一聲《河滿子》，雙淚落君前。哀猿夜吟，令人腸斷。」琴仙痛哭了一會，子玉勉強勸住了，把絹子替他試了眼淚，琴仙還望著那詞稿，想人念完了。金粟只得念道：「門外天涯何處是，但見江湖浩漫，也難浣、愁腸一半。若慮夢魂飛不到，試宵宵、彼此將名喚。墨和淚，請君玩。」琴仙哭了一個發昏，把個子玉哭得柔腸寸斷。金粟歎道：「這首詞也不枉玉儂這些眼淚，真是一字一珠，一珠一淚，一淚一血，旁人尚不忍讀，何況玉儂？」便叫子玉索性在扇上寫好了。子玉道：「你們和的呢？」金粟道：「這是絕唱，還和什麼？可不必了。」子玉寫好。這一會淒楚，連南湘、金粟也沒有興致，即上了岸。正逢子雲、次賢回來，大家在尋源仙堡坐了一會，道翁也回來了。

子雲還要留金粟、子玉小飲，子玉坐在此倒覺心酸，便同金粟各自回去。

明日，道翁還有事進城。琪官因與琴仙一同來京，且同一師傅學戲，如今見他跳出樊籠，得以出京，心裡甚為感慨，便單請琴仙過來話別。因想請琴仙，必須請子玉，又托琴仙轉約子玉於初六日同去。琴仙應了，果然把子玉請了出來。子玉那日先到文輝處拜壽，耽擱了一早晨，吃了面，即便辭回。王恂留住不放，陸夫人也留他。子玉是一腔心事，如何留得住？只得將實話悄悄的告訴了仲清。仲清與王恂說了，方才放他出來。

子玉喜歡，一徑就到琪官寓處，進去見琴仙已等了好一會，還有一個老年人在那裡說話。見了子玉，那人就站起身來。作別而去，琴仙還謝了一聲。琪官送客轉來，請子玉到他書房裡坐下。子玉問起方才這人，琴仙道：「他叫葉茂林，是我們教戲的師傅，聞我要出京，今日送了幾樣東西來。」子玉見琴仙面似梨花，朱唇淺淡，眼睛哭得微腫，說不出那一種可憐可愛的模樣，只呆呆的看著他。琴仙這兩日千慮萬愁，也不知從何處說起，倒一句話也沒有，就只一汪眼淚，在眼皮裡含著，只要題起心事，便一滴就下。

琪官見他們兩人四目相泣，一樣的神色，知道九分。但自己想著從前的事，不免也有些悲楚。三人坐了許久，都不言語。

琪官與琴仙坐在一凳，拉著琴仙的手說道：「琴哥，你如今是好了，上了岸，看我們落在水裡。想我們同來的□個人，到京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下你我兩個。你如今又要去了，就只有我一個。想到咱們在船上的時候，那幾個又是不投機的。哥哥，你說咱們兩個生在一處，死在一處。有一天你受了人家的氣，晚上想要跳河，我拉住了你，你還恨我。我說要跳河咱們同跳，你才住了，哭了半夜，自己將塊帕子撕得粉碎。到明日看時，才曉得撕了我的帕子。你還拿新的還我。到了天津那一天，船碰壞了，我們睡在艙裡避風，你睡著怕冷，叫我將背擁了你的背，你才睡著。及到了京，又分開在兩處。我想起，好不傷心！」琴仙聽了，眼淚直流下來，琪官也哭起來了。子玉本來傷心，今見他二人都哭，再將琴仙前前後後一想，怎麼還忍得住，便也淚流滿面。琪官又道：「你從前給我那個水晶貓兒，我還當著寶貝一樣。現在天天學字，拿他做鎮紙。去年林小梅要我的，我不肯給他。我說是哥哥路上給我的，我要留著他。」琴仙道：「你給我那琥珀扇墜兒，我也留著。」便也執著琪官的手道：「我此去，也不知怎樣，我這般苦命，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。還是你們在京裡好，大家相幫著，還有個照應。」

我如今出了京，只好聽我的運氣，好好歹歹，隨遇而安。適或蒼天見憐，過了一二年，我寄父或者又進京，我隨了來，與你們還可見得一面。也未可知。或不然，你們出了京，到外省來，做個萍水相逢，也論不定的。若論我們的緣分，就是今日這一敘了，那也是天數，無可挽回，只好來生再見。或者情緣不斷，再成個相識，或做了親弟兄更好了。」說罷又哭。子玉勸道：

「離合之數，原是對待的局面，有離自然就有合，難道不准你再進京來？適或玉豔將來也到江西去，也是難料的。如今且把心事丟開，你一路保養身子要緊。先有那□□站早路，就極辛苦的。你再將身子傷感壞了，在路上更是不好，我們這片心也放不下。事已如此，只得聽天命罷。」琴仙將子玉看了一眼，歎口氣道：「我何嘗不這麼想。前幾天要他一天長似一天，把一月並做一天才好。到這兩日，反要他一天短似一天，一會兒就上了路，望不見這京城裡，倒也死了心。譬如人斷了氣，這魂靈隨風飄去。偏又望來望去，還隔著一天。今日已是這樣，明日又怎生挨得過去！」說著從新又哭。

琪官道：「琴哥，不要哭了，我想你那義父是個好人，絕不至像那易老西兒，將人買去幾個月，又不要了，那是何等俗物！況

你這義父，又無親生兒子，待你好是不用說的了。你人又聰明，不比我生得笨。他教你讀起書來，飛黃騰達，也是意中之事。將來自然必念著患難弟兄。那時我們還要仗著你呢。

況此去一路好山好水，遊玩不盡，也不至煩悶。我明年滿了師，也由我怎樣，我找個便人，同著他來找你。我隨便都願意作，我實不願唱戲。」琴仙道：「你來找我，要我活著才好。適我已經死了，你就怎樣？不如你先寄封書來問問，得了我的信再來。」琪官道：「何必說死說活呢？哥哥總喜歡詛怨自己。」子玉道：「是極了，玉儂總要咒自己。譬如去年你進華府的時候，你也口口聲聲咒自己要死，如今偏好好兒的出來了。那時怎想到今日？那時既想不到今日，自然今日也想不到後日。焉知不應了玉豔的說話？我勸你放開些罷。若說玉豔要找個便人同到江西，這也不難。我們老爺現在江西，只要我太太肯教我去，我就同了玉豔來訪你。」琴仙瞅著子玉道：「你真能到江西來嗎？」子玉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不能，我要到江西省親，自然太太也肯教我去的。」琴仙道：「若說太太的心，是慈悲的，就恐捨不得你，不教你去。」子玉道：「太太不教我去，我也要去。」琴仙道：「好容易？幾千里路，你就想去，就太太准你去，我也不願你去。況且你去了，又要回來，做什麼吃這一路的辛苦？這個念頭斷不必起他，倒是我三年兩年之內，進京來看你們為妙。你們一個都不准來。」於是談談講講，琴仙略減了些酸楚。琪官備了酒席，請他們二人坐了。今日就是八珍羅列，也難舉箸，酒落愁腸，一滴已醉。

三人勉強飲了一巡，琴仙已經醉了，離了席，到書桌邊，看見那個水晶貓兒，真在都盛盤裡，不覺淒然有感。見一個絕小的方錦匣子，揭開看時，是六顆骰子。琴仙放在手中，重新入席，拿了個空碟兒，對著子玉、琪官說道：「三心和同，有始有終。擲個全紅。」■瑯一聲擲下，卻也奇怪，倒像有神明佑護著他，卻好碰著六個全紅。子玉大喜，琴仙也覺開懷。琪官笑了一笑，取骰子在手，也對著琴仙、子玉說道：「三心和同，後是相逢，二□四紅。」又說道：「你們看我擲。」琴仙、子玉看時，也是個六紅。子玉更加喜歡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兩個全紅，豈是容易碰著的？謝天地神明，先給個信兒。」琴仙還要再擲，琪官把骰子收起道：「不用擲了，兩擲皆應了口，再擲就不能靈驗了。」子玉恐再擲未必有全紅，也勸琴仙不要擲了。若論這副骰子再擲一擲，保管也是個全紅，何以琪官即行收起，不教琴仙再擲呢？原來這骰子六面皆是紅的，並無二色，那是琪官做的頑意。今日琴仙被他賺了，解了好些愁悶。

這一回也談了許久，琴仙恐他義父回來，只得要早散，琪官也不好久留他。子玉想後日送他的人多，不好說話，便從身上解下一個小玉琴，送與琴仙道：「此是我常佩的東西，給你算個記念罷。」琴仙接了，一陣心酸，也從身邊解下個五色玉梅花，遞與子玉道：「這也是我常佩的。」子玉也收了，各人佩上。子玉道：「明日一天怎樣？」琴仙道：「你也不用來了。後日起身得早，你斷不要送我。今日就叩辭了。」跪將下去，子玉也忙跪下，兩人對叩了頭，站起來，兩人眼淚像四串珠子一樣，滴個不住。琴仙又與琪官也辭了行，也叫不必來送。琪官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就半夜起身，也是要送的。」琴仙、子玉皆謝了琪官，各人上車，灑淚而散。

明日端午，道翁在園，琴仙也要收拾些零碎。那名旦九人，是要到子雲處來賀節的，見了一見。子雲也無心緒，沒有請客，就止與南湘、次賢、屈氏父子，在練秋閣小飲了幾杯，看了一看龍舟，應了景兒。

到了初六日，道翁一早命家人押了行李先走，自己與琴仙到了辰初方才上車。其時送行的不計其數。道翁一班老友，有到園中來的，有在城外等候的。華公子本要出城親送，道翁再三阻了，沒有來，止打發家人代叩送行，預先送了程儀六百金。

子雲也送了六百，文澤送了二百，道翁的盤費很富足了。子雲、次賢各備車馬跟著，一直送出城外，直到□里之外皇華亭。只見南湘、仲清、文澤、金粟、王恂、子玉、春航，領著那蕙芳、寶珠、素蘭、漱芳、玉林、蘭保、桂保、琪官、春喜九個名旦，在皇華亭等候。道翁等連忙下車，極口辭謝。各人皆要把盞。

那九個名旦見了琴仙，一齊上來，握手的握手，牽衣的牽衣。

琴仙見了這九人，已覺悲酸萬狀。又見子玉躲在人後，在那裡拭淚，不覺一陣心痛，頭暈眼花，跌倒在地。慌得眾人連忙扶起，拍的拍，喚的喚。把個子玉急得如痰迷心竅一般，直瞪瞪兩眼，一句話說不出，淚落如雨。子雲、次賢慌了，救醒了琴仙，便說道：「快扶他上車罷。」道翁交代家人劉喜好好服侍。子雲謂道翁道：「令郎與他們幾年在一處，一刻要分手，自然是難忍的。道翁先生，我們倒不敢久留了，一路福星，請升輿罷。」道翁見琴仙如此，心內甚慌，與諸人作了一個揖，又握著子雲、次賢的手道：「從此別後，只好魂夢相隨。感激之私，令人口不能說。惟祝諸公雲程萬里，富貴雙全而已。」也不覺老淚涔涔，諸名士與名旦亦各灑淚。道翁上車，領著琴仙而去。

正是：

雙輪碾動如飛去，回首雲山已渺茫。

眾人勸回子玉，子玉直著眼睛望不見琴仙的車，才放聲一哭而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